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十回 關谷埠李宗孔爭釵 走香江周棟臣懼禍

話說周庸祐自桂妹逃後，卻不知得他迷的因什麼事故。細想在這里居高堂，衣文繡，吃膏粱，呼奴喝婢，還不能安居，一定是前情未斷，要尋那姓張的無疑了，便著家人來找那姓張的理論。偏是事有湊巧，姓張的卻因得了桂妹所贈的三千銀子，已自告假回鄉去了。周庸祐的家人聽得，越想越真，只道他與桂妹一同去了，一發生氣，並說道：「他一個婦人，打什麼緊要？還挾帶多少家財，方才逃去。既是做商業的人，包庇店伴，乾這般勾當，如何使得？」當下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鬧作一團。那姓張的，本是個僱工的人，這時那東主聽得，又不知是真是假，向來聽說他與錦繡堂的桂妹是很知己的，此時也不免半信半疑。只得向周庸祐那家人，說幾句好話而罷。過了數天，姓張的回到店子裡，那東主自然把這事責他的不是。姓張的自問這事幹不來，如何肯承認。爭奈做商務的人家，第一是怕店伴行為不端，就有礙店裡的聲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即把姓張的開除去了。姓張的哪裡分辯得來，心裡只叫幾聲冤枉，拿回衣箱而去。周家聽得姓張的開除去了，也不再來追究。

誰想過了數天，接得郵政局付到一封書，並一包物件，外面寫著「交香港中環士丹利街某號門牌周宅收啟」的十幾個大字，還不知從哪裡寄來的。急急的拆開一看，卻是滑溜溜的一束女兒上頭髮。周庸祐看了，都不解何故，忙又拆那封書看個備細，才知道桂妹削髮出家，這束頭髮，正是桂妹寄來，以表自己的貞白。周庸祐此時，方知姓張的是個好人，慚愧從前枉屈了他。欲把這事秘密，又恐外人紛傳周宅一個姬妾私奔，大大不好看。倒不如把這事傳講出來，一面著人往姓張的店子，說個不是。從中就有那些好事之徒，勸姓張的到公庭，控姓周的賠丑。惟是做商業的人，本不好生事的，單是周家聞得這點消息，深恐真個鬧出來，到了公堂，更失了體面，便暗中向姓張的賠些銀子，作為了結。自此周庸祐心上覺得有些害羞，倒不大出門去，只得先回省城裡，權住些時，然後來港。當回到東橫街宅子時，對馬氏卻不說起桂妹出家的事，只說自己把桂妹趕逐出來而已。因馬氏素性是最憎侍妾的，把這些話好來結他歡心。那馬氏心裡，巴不得把六房姬妾盡行驅去，拔了眼前釘刺，倒覺乾淨。

那一日，周庸祐正在廳上納悶，忽報馮少伍到來拜候。原來那馮少伍是周庸祐的總角交，平時是個知己。自從周庸祐憑關庫發達之後，那馮少伍更來得親切。這會到來，周庸祐忙接進裡面，茶罷，周庸祐道：「許久不見足下，究往哪裡來？」馮少伍道：「因近日有個機會，正要對老哥說知。」周庸祐便問有什麼機會，馮少伍道：「前署山東藩司山東泰武臨道李宗岱，別字山農，他原是個翰林世家，本身只由副貢出身。自入仕途以來，官星好生了得，不多時就由道員兼署山東布政使。現在力請開缺，承辦山東莒州礦務。他現與小弟結識，就是回籍集股的事宜，也與小弟商酌。試想礦產兩字，是個無窮利路，老哥就從這裡占些股兒，卻也不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雖然是好，只小弟向未嘗與那姓李的認識，今日附股的事小，將來獲利的事大。官場裡的難靠，足下可省得？」馮少伍道：「某看李山農這人，很慷慨的，料然不妨。既然足下過慮，待小弟今晚作個東道，並請老哥與山農兩位赴席，看他如何，再行卓奪，你道如何？」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馮少伍便自辭出。

果然那夜，馮少伍就請齊李、周兩人赴席。偏是合當有事，馮少伍設宴在谷埠繡谷艇的廳上，先是李山農到了，其次週庸祐也到了。賓朋先後到齊，各叫校書到來侑酒。原來李山農因辦礦務的事，回籍集股，鎮日倒在谷埠上花天酒地，所押的校書，一是繡谷艇的鳳嬋，一是肥水艇的銀仔，一就是勝艇的金嬌。那三名校書，一來見李山農是個監司大員，二來又是個辦礦的富商，倒來竭力奉承。那李山農又是個色界情魔，倒與他們很覺親密。這時節，自然叫了那三名校書過來，好不高興。誰想冤家有頭，債各有主，那三名校書，又與周庸祐結交已非一日。當下週庸祐看見李山農與各校書如此款洽，心中自是不快，便問馮少伍道：「那姓李的與這幾名校書，是什麼時候相識的？」馮少伍道：「也不過一月上下。只那姓李的自從回粵之後，已在谷埠攜了妓女三名。聞說這幾天，又要和那數名校書脫籍了。」周庸祐心裡聽得，自是不快。暗忖那姓李的有多少身家，敢和自己作對。就是盡把三妓一齊帶去，只不過花去一萬八千，值什麼錢鈔？看姓李的有什麼法兒。想罷，早打定了主意。

當下笙歌滿座，有弄琴的，有唱曲兒的，熱熱鬧鬧，惟李山農卻不知周庸祐的心裡事，只和一班妓女說說笑笑。周庸祐越看不過眼，立即轉過船來，與鴛母說妥，合用五千銀子，準明天要攜那三妓回府去。李山農還不知覺，飲罷之後，意欲回去鳳嬋的房子裡打睡，鴛母哪裡肯依。李山農好不動怒，忙問什麼緣故，才知周庸祐已說妥身價，明天與他們脫籍了。李山農心上又氣又惱，即向鴛母發作道：「如何這事還不對我說？難道李某就沒有三五千銀子，和鳳嬋脫籍不成？我實在說，自山東回來，不及兩月，已攜妓三名。就是佛山蓮花地敝府太史第裡，兄兄弟弟，老老幼幼，已攜帶妓女不下二十名了，哪有那姓周的來？」說了左思右想，要待把這幾名妓女爭口。叵耐周庸祐在關裡的進款，自鴉片歸洋關料理以來，年中不下二三十萬。且從前積蓄，已有如許家當，講起錢財兩字，料然不能和他爭氣，惟有忍耐忍耐。沒精打采的回轉來，已有四更天氣，心上想了又想，真是睡不著。

到了越日，著人打聽，已知周庸祐把銀子交妥，把那三名妓女，不動聲色的帶回增沙別宅，那別宅就是安頓擋班子春桂的住處。這會子，比不得從前在香港攜帶桂妹的喧鬧，因恐馬氏知道了，又要生出事來，因此秘密風聲，不敢教人知覺。惟是李山農聽得，心裡憤火中燒，正要尋個計兒，待周庸祐識得自己的手段，好泄這口氣。猛然想起現任的張總督，屢想查察海關庫裡的積弊。現時總督的幕府，一位姓徐的老夫子喚做廣揚，也曾任過南海知縣，他敲詐富戶的手段好生利害，年前查抄那沈韶笙的一宗案件，就是個榜樣。況自己與那徐廣揚是個知己，不如與他商酌商酌，以泄此恨，豈不甚妙？想罷，覺得有理，忙即乘了轎子，望徐廣揚的公館而來。

當下兩人相見，寒暄數語，循例說幾句辦礦的公事，就說到周庸祐身上。先隱過爭妓的情節不提，假說現在餉項支絀，須要尋些財路；又說稱周庸祐怎麼豪富，關裡怎麼弊端，說得落花流水。徐廣揚道：「這事即張帥早有此意，奈未拿著他的痛腳兒；且關裡的情形，還不甚熟悉。若要全盤翻起，恐礙著歷任海關的面上，覺得不好看，是以未敢遽行發作。老哥此論，正中下懷，待有機會，就從這裡下手便是。」李山農聽了，忙稱謝而出。心裡又暗恨馮少伍請周庸祐赴席，致失自己的體面，口雖不言，只面色常有些不妥。馮少伍早已看得，即來對周庸祐說個備細。周庸祐道：「足下好多心，難道除了李山農，足下就沒有吹飯的所在不成？現在小弟事務紛紛，正要尋個幫手，請足下就來合下，幫著小弟打點各事，未審尊意若何？」馮少伍聽得，不勝之喜。自此就進周府裡打點事務，外面家事，自由駱子棠料理，餘外緊要事情，例由馮少伍經手。有事則作為紀綱，沒事時便如清客一般，不是到談瀛社談天，就是在廳子裡言今說古。

那馮少伍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，因見馬氏有這般權勢，連周廣佑倒要看他臉面，因此上在周庸祐面前，自一力趨承；在馬氏面前，又有一番承順，馬氏自然是歡喜他的了。只是馬氏身子，平素是最孱弱的，差不多十天之內，倒有八九天身子不大舒暢，稍吃些膩滯，就乘機發起病來。偏又不能節戒飲食，最愛吃的是金華腿，常說道，每膳不設金華腿，就不能下箸。故早晚二膳，必設金華腿兩大碟子，一碟子是家內各人吃的，一碟子就獨自受用，無論吃多吃少，這兩大碟子金華腿是斷不能缺的，若有殘餘，便給下人吃去。故周宅每月食品，單是金華腿一項，准要三百銀子有餘。

周庸祐見馬氏身子羸弱，又不能戒節口腹，故常以為慮。馮少伍道：「馬太太身子不好，性又好怒，最要斂些肝火，莫如吸食洋膏子，較足養神益壽。像老哥富厚的人家，就月中多花一二百銀子，也沒緊要。但得太太平安，就是好了。」周庸祐聽得，覺得此話有理，因自己自吸食洋膏以來，也減了許多微病，便勸馬氏吸食洋膏。那馬氏是個好舒展闊款子、不顧錢財的人物，聽了自沒有不從，即著人購置煙具。馮少伍就竭力找尋，好容易找得一副奇巧的，這煙盤子是酸枝地密鑲最美的螺甸，光彩射人，盤子四角，都用金鑲就。大盤裡一個小盤子，卻用紋銀雕成細緻花草，內鋪一幅宮筆春意圖，上用水晶罩住。這燈子是原身玻璃燒出無數花卉，燈膽另又一幅五色八仙圖，好生精緻。隨購了三對洋煙管，一對是原枝橘紅，外抹福州漆；一對是金身五彩玉石製成；一對

是崖州竹外鑲玳瑁。這三對洋煙管，都是金堂口，頭尾金因，管夾象牙。其餘香娘、青草、譚元記等有名的煙鬥，約共七八對。至於煙盤上貴重的玩器，也不能勝數。單是這一副煙具，統通費三千銀子有餘。

馬氏自從吸食洋膏之後，精神好像好些，也不像從前許多毛病，只是身體越加消瘦了。那周庸祐除日間出談瀛社閒逛，和朋友玩賭具，或是花天酒地之外，每天到增沙別宅一次，到素波巷香屏的別宅一次，或十天八天，到關裡一次不等。所有餘日，不是和清客談天，就是和馬氏對著弄洋膏子。人生快樂，也算獨一無二的了。

不想安樂之中，常伏有驚心之事。那一日，正在廳子裡打座，只見馮少伍自門外回來，腳步來得甚速，面色也不同。踏到廳子上，向周庸祐附耳說了幾句話，周庸祐登時臉上帶些青黃，忙屏退左右，問馮少伍道：「這話是從哪裡聽得來的？」馮少伍道：「小弟今天有事，因進督衙裡尋那文案老夫子會話，聽說張大帥因中法在諒山的戰事，自講和之後，這賠款六百萬由廣東交出。此事雖隔數年，為因當日挪移這筆款，故今日廣東的財政，十分支絀，專憑敲詐富戶。聽得關程許多中飽，所以把從前欲查辦令舅父傅成的手段，再拿出來。小弟聽得這個消息，故特跑回通報。」周庸祐道：「他若要查辦，必乾累監督聯大人，那聯大人是小弟與他弄這個官兒的，既有切膚之痛，料不忍坐視，此事或不須憂慮。」馮少伍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那張帥自奏參崇厚以來，聖眷甚深，哪事幹不來？且他衙裡有一位姓徐的刑名老夫子，好生利害。有老哥在，自然敲詐老哥。若聯大人出頭，他不免連聯大人也要參一本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似此怎生才好？」馮少伍道：「前者傅成就是個榜樣，為老哥計，這關裡的庫書，是個鄧氏銅山，自不必轉讓他人，但本身倒要權時走往香港那裡躲避。張帥見老哥不在，自然息了念頭。他看敦郡王的情面，既拿老哥不著，未必和聯大人作對。待三兩年間，張帥調任，這時再回來，豈不甚妙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此計亦可，但這裡家事，放心不下，卻又如何？」馮少伍道：「老哥忒呆了！府上不是優柴優米，何勞掛心？內事有馬太太主持，外事自有小弟們效力，包管妥當的了。」周庸祐此時，心中已決，便轉進裡面，和馬氏商議。正是：

營私徒擁薰天富，懼禍先為避地謀。